

苏州评弹研究资料丛书

周良 ◇ 主编

演 员 口 述
历 史 及 传 记



古吴轩出版社

苏州评弹研究资料丛书

演员口述历史及传记

古吴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演员口述历史及传记 / 周良主编. — 苏州: 古吴轩出版社, 2011.11

(苏州评弹研究资料丛书)

ISBN 978-7-80733-723-2

I. ①演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苏州弹词—文艺工作者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27956号

责任编辑: 洪 芳

装帧设计: 西 月

责任照排: 殷文秋

特约校对: 潘家荣

责任校对: 张 蕾

书 名: 演员口述历史及传记

主 编: 周 良
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

邮编: 215006

Http://www.guwuxuancbs.com

E-mail: gwxcbs@126.com

电话: 0512-65233679

传真: 0512-65220750

印 刷: 苏州日报印刷中心

开 本: 630 × 960 1 / 16

印 张: 18.5

版 次: 2011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33-723-2

定 价: 3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 0512-65640827

目 录

上编

- 书坛忆旧 周玉泉口述 何云龙整理/1
- 我的艺术生活
- 学艺和演出经历 徐云志口述 王卓人整理/16
- 王燕语先生谈普余社 彭本乐整理/28
- 我的艺术生涯 钟月樵口述 向正明整理/31
- 书苑拾翠话沧桑
- 我与常熟评弹团 ... 钟月樵口述 李建国、陶春敏整理/44
- 几多辉煌 几多寂寞
- 冯筱庆的艺术人生 陶春敏/56
- 弹词名家谢毓菁 刘宗英/63
- 评话艺人张翼良 向正明/70
- 艺人录 徐玉泉口述 胡觉民记录/74
- 书坛见闻录 张鸿声/89
- 听书话旧录 顾锡东/112
- 评弹名家录 彭本乐/133
- 留住渐行渐远的背影 周良/170

下编

- 风风雨雨七十年 余韵霖口述 周克敏整理/181
- 我的学艺经历 王啸泉口述 周克敏记录、整理/206
- 上海说书先生的日常生活及演艺生涯
- 访弹词家陈希安 陈希安口述 李明访谈、整理/214
- 书坛常青松
- 弹词艺术家陈希安的故事 彭本乐/234

六十春秋磨一剑	吴迪君 刘家昌整理/242
沐浴着党的光辉	
——由衷的感受与回忆	刘小琴口述 洪子元整理/249
从票房里走出来的弹词艺术家	
——弹词家薛君亚访谈录	潘讯/255
鹰击长空	
——弹词老艺术家王鹰访谈录	潘讯/264
自信与信念	徐雪玉口述 洪子元整理/274
观众的掌声 心灵的企盼	赵慧兰口述 依云整理/282
后 记	周良/288

书坛忆旧

周玉泉口述 何云龙整理

(一)

黄永年有不得了的大本事，是我最崇拜的前辈。他说的是《五义图》与《绿牡丹》，十三门半脚色齐全（我是数不尽的），手面也是好得惊人。我听他《五义图》中《大破双龙寺》（在察院场“长乐”），严秀被五个和尚围打，其清脱飘逸无与伦比，而且所用兵器奇特，如月牙铲、戒刀、禅杖……要分得清，而且不搞错，这是多么不易呀！我在《文武香球·劫法场》中，说觉凡和尚在城门口打三个武将，就是从他那回书里学来的。也可说，从他那儿得的“窍”。没有学说书之前，我就学他的五个打一个，五种面风，五种喉咙，五种手面……样样都不容易呀！他说书没有废话，甚至没有一个废字。他在台上有时心气不顺，就说：“如果你们听我的书里，有一句没有用场的话，那么赛过话搭头，书钿奉还！”这虽不免有些狂妄，但对后辈来说，却是一句名言。我听了这句话，当时颇有领会，不但努力肃清在台上的语言中的废话、废字，而且在生活中也注意起来，慢慢养成习惯，口里就干净了。一个艺人要使得台上没有废话、废字，光在台上注意是不够的，不仅在台上要注意，而且在生活中要经常地注意，不断地锻炼，才能渐趋巩固（他的书，不能去一字，可见其运用语言之精确）。

另外，我从他那里还得到一宗重要的精神财富，那就是决不含糊一字。普通的情况，每说一句话，总是开头比较有力、清楚，待到结束时由于气不够而含糊、微弱甚至吃掉了。我开始说书时也是这样的，有一次我从码头上回来，到“茶会”上遇到了黄永年。我由于崇拜他，很早就认识他了。我姑丈是老听客，住在他家对门，黄与我姑丈友善。他下书场经过姑丈门口，常进去小坐，于是我得以认识。学说书之后更接近了，谈到《文武香球》中张桂英月夜赶路的两句唱篇：“天涯何觅龙公子，如此钟情唯我痴。”他要我唱给他听，哪知待我唱毕，他竟拍案怒责：“这痴字听客能听懂呀？啊？听好！要痴（！）记好！这最后一字最重要！”触类旁通，我于是

不论说唱，特别着重字眼准确。之后我听他在台上说：“我的书，当都当得起，每个字都要送到你们耳朵里的呀！”（他就是这点狂，要不得）更加强了我的警惕，从而不断努力，养成运气吐字的良好习惯。

过去说“会书”是一重关，有人对你有难过，常用这样的话来威胁，“僚勿要老，等做‘会书’拨颜色僚看！”因为当时有种风气，在“会书”中，听客可以把艺人喊下来。而场方要另请一档补上去。直到王绶卿做会长，规定喊下来不补，才使此风稍息，但这是后话。有一次黄永年在“吴苑”做“会书”送客，前面已被喊下来二三档，场内七嘴八舌，乱作一团。这“客”是多么难“送”啊！当时大家等黄永年，而台上无人，于是由于冷了台，场中更乱了，掌声四起。突然书台背后慢慢地探出头来，是黄永年，大家一呆。他对大家一嘻说：“侬！”于是满场哄笑，满堂彩声，他是什么时候上去的呢？当时书台靠墙，艺人上去是要通过听客席的，而他如何上台的呢？是个谜。他能出现在台上，可见其神通之大。

他不仅技艺高超，为人处世也是极好的。凡穷人求他无不解囊相济；同业中自甘堕落（吸鸦片）者求他周济，他必先拍案痛骂，然后是一块、二角。他曾和我说过：“一个艺人上台台下要判若两人，台下要规矩老实，不能说一句谎话。不行嘴里有‘触哪！’‘赤佬！’之类的下流话。不要不懂装懂，不能做‘侠客’，要讲信用。吃江湖饭，不能染江湖气，为人要宁吃三分亏……这是大路。”他要人爱惜别人的东西，我很受他的影响。往往有人在码头上弄坏了场东的东西，好的嘴上打个滚，不好的干脆把损坏的东西藏掉。这使外界对评弹艺人产生了恶劣的印象。我是深受黄老和张福田先生的教益的，一生中特别当心。记得在杭州，我打碎了碗，便暗暗叫家人去买来补上，因为若说明了，场方一定不要我赔。这看来不占便宜，但实际上不吃亏的。我与场东关系好就在于此。黄老故世时，我在震泽演出，闻系在“吴苑”中风，由福田先生抱上洋车的。那时黄老大概是七十四至七十五岁。

（二）

我十七岁那年，与先生王子和在上海喜春楼搭何云飞越做。那时他六十二岁，长条子，比黄兆麟还要长一个头，削骨脸，鹰爪鼻，面孔轻易不笑，人很瘦。他很喜欢我，经常叫我去替他买“人参再造丸”。有次我到他家去，看见窗台上放了一块东西，伸手碰了一下，谁知是一只老鼠夹子（听说这是巡捕房放的，定期来收），几乎将我手指压断。

何云飞说书，我听过近一年时间，他开讲的是《水浒》。有人说他的“石秀跳楼劫法场”一只脚跨在窗外，一只脚跨在窗里，要说十五天。这是夸大。我听他说这段书，只有一回半书（约一个半小时），他动手慢，吐字清，嘴里也慢，面上带着戏，有点像盖老。《杀庆》一回，武松踏到楼梯上，一手执刀，打足精神对里面酒客看，一直看四五分钟，很有表情。喊一声：“西门庆淫贼”——武松不认识西门庆，借此观察动静，酒客中认识西门庆的，一定要对他看，这样就能找到仇人。果然西门庆在距武松两间门面的地方陪客吃酒，听见喊，立起身，一手朝锡茶壶上一掀，这壶立即变成饼。这种问讯和塑造人物的方法很好。

何云飞说书不大立起来，京班脚色很好。但他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喜欢炒冷饭。开书后一刻钟，总是说的隔夜书。因此老听客常在他开书后十分钟进场。有人嫌他说得慢，他说：“要慢繁难，要快容易。”他有“三收三放”的本领。有一次我在大观楼做，对过“一洞天”丁韵泉开《三笑》，开始时我生意很好，丁韵泉本来有活“大蹊”、“二刁”之称，怕敌我不过，又请何雪梅拼双档。两吃一，因此我生意骤然下降。何云飞接我下脚，一洞天登台的是谈伯英（尤凤台的学生，与尤少台是师兄弟），开讲的是《封神榜》、《济公》。何云飞因为喜欢炒冷饭，书路行得慢，生意清淡。老板周姚舜嫌他“勒”（即噜苏），又不敢亲自对他讲，叫自己的老婆去跟何云飞的老婆说，他注意起来后，生意一天好似一天，终于把谈伯英敌垮。

何云飞在“第一楼”挂了三年牌（只做日场），牌子因风吹雨打暴日晒，坏了就换，不知换了几次。他开讲的是《水浒》，还有一部不知什么书。第一楼的老板叫侯景庆。何云飞到苏州来不开《前水浒》，光裕社规矩，除去王效松家的《水浒》能在苏州全部开讲外，外来的一律不准全开。所以他的前半部《水浒》苏州听众都没有听过。我是因为在上海做，因此有机会听全。

何云飞是出名的“何一刀”。

（三）

说起老师兄李伯泉，当时称小辈英雄。主要因为他文化高，《文武香球》在他手里提高了文学水平，他为人正直，说书正派。

我二十岁左右，曾在春和楼听他说过一个多月的书。那时他已四十余岁，真老师兄也。春和楼场子太阴暗，泥地，一般营业较差，也只有夜场。伯泉在做时，平常只有二十来个客人，逢到雨天只十四至十五人，但老师兄

仍然一丝不苟。

他说书规矩，绝不放外插花噱头。他的《文武香球》篇子比先生多，而且平仄调，绝不唱豁边（当然现在有些唱豁边的，也有道理的。如“×边两断×××，可恨×××”，但老先生们是反对的。）

平仄调在当时是不容易的，因为学说书的差不多都是穷苦人家子弟。如蒋一飞、王抱良……都是轿盘头子弟，文化低，怎样弄得清平仄？他们都是从先生学艺养成习惯。因此，谁讲究平仄，谁就受人尊敬。当时讲究平仄的有魏钰卿、杨月槎、朱耀庭、朱耀笙、朱兼庄（霞飞父）等老夫子，李伯泉也是其一。还有谢少泉、王绶卿、朱兰庵、朱菊庵，以及朱氏兄弟的父亲朱寄庵。总之那时不像现在，懂平仄的人可以说是极少数的。那时老前辈是提倡宁肯可调凑平仄，决不让平仄为调所失，认为这才是大路。当然，由于我生在那个时候，接触那种思想多，因此迄今我也仍有些强调唱要合平仄，这才是大路。

我听李伯泉的书，是事先打招呼的。但出口时心里总是有些虚，因为那时总的风气是不同意同道听书的，若然在台上发现有道众在听书，就可命场方把那人轰出去。但我和李伯泉说：“阿哥，我想听僚格书。”他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，我心里很感激。事实上不只是我，任何人向他提出什么，他都很乐意地接受的。这就是大家所以称道李伯泉之处。

他为人厚道，台风稳重而有书卷气。使人感到他十分高尚，因而人们都说他是道学先生。在这些方面，我都是用力向他学习的。在艺术上，我受他的影响也很深。例如：《香球》的董文、董武是戇胚。而戇胚在评弹书目中一般的表现方法是骂人，胡大海、牛皋、焦赞、孟良、姚期、李逵……都是，业师张福田的董文、董武，也是接二连三地骂人，以此来刻画戇的性格和逗听客发笑的。但李伯泉的董文、董武却不骂人，艺术上要达到这一点，是不容易的，尤其是要从“骂”惯了改过来，更是要经过极艰苦的过程。

另外，我听他说到张桂英投宿赵家庄，闻山上有狐仙吃童男童女，便上山去除妖，一夜未归，员外着庄丁去寻，庄丁们怕大仙，便胡乱答应。说已“发现”了张爷尸体的头脚，于是员外便命将自己的寿材抬去葬殓，后发现张未死，接回放妥。至此，张福田对那口寿材是不关照了，但李却还要关照抬回来，寄在附近祠堂里（因过去的风俗，棺材抬出后是不行再回进门的），这点虽是小事，若不交代，听客也会有意见的。而且我从这点上还得到不少启发，在以后演出中解决不少难题。如《玉蜻蜓》中《文宣荣归》，在王定禀娘娘后，娘娘立即出现。但其中有一节正书，即芳兰从备弄出来

见文宣，以时间计算，起码要花一二十分钟时间，如娘娘出来，则将如何处理？因而就要加上一句：“娘娘关照王定，请文宣到大厅相见，自己进去更衣。”这样我觉得才合理。

（四）

说《玉夔龙》的徐小云，碰着石秀峰这样的名艺人也照样客满。我在得意楼跟他越做，听客对他的反映很好，说他的书好像一盆可口的小菜一样，吃上味道突然被人拿掉就舍不得。因而他很能粘住听客。

他的表演风格是软功，像牛皮糖。白面孔，生活上有些落拓不羁，不注意修饰，衣服总是破的，很脏，唾液连鼻涕，一副穷酸腔。叶声扬说他这样打扮不是穷，而是江湖上的一派，叫做衰党。这样就很能引起听客的同情。我也亲眼看见有听客送鸦片烟给他吃。

（五）

谢品泉为少泉叔，二人相差十多岁，都唱《三笑》和《玉蜻蜓》。只是少泉的《玉蜻蜓》不全，而品泉是全的。

少泉的功夫火爆，品泉小喉咙很好。少泉说书带一点下流气，而品泉则书卷气较浓。我喜欢少泉一路，他起华太师、唐伯虎等脚色都比品泉潇洒。

品泉和少泉叔侄，有次听见闲人说了这样几句话：“谢少泉、谢品泉是个角儿，不过拼起双档来还不知灵不灵呢？”于是他们就决定拼双档试试。地点决定在宫巷口的“聚来厅”（先在“聚来厅”是有意照顾店主的，因茶馆老板是祥子的父亲，而祥子是光裕社的值勤），消息传出去，立刻轰动江浙两省，宫巷站得路都不能跑，听转书的人很多，台子都踏坏了。这次下来后，他们被上海汇泉楼请去。

品泉有个儿子是美国留学生，任上海青年会处长，常叫品泉不要说书，认为说书损害了自己的面子。品泉因为自己是名艺人，不肯轻易抛却，也觉得赚些钱花甚好，所以坚持说下去。

少泉无儿，有个女儿叫谢桐英，小名阿莲，唱文明戏的，曾登过台。

品泉的老伴去世后，跟一个娘姨发生了私下的关系。这个娘姨的丈夫是个游手好闲的人，当过兵，整天在外鬼混，经常来老婆处拿钱。品泉也屡次暗中塞钱相助。事隔十五年，这人打听到妻子与谢品泉有染，暗中窥探其情。一日，品泉在茂园书场做，天雨，此人在窗洞一连偷看几天，亲眼看见其妻送雨具给品泉并搀扶返家，很气。某日夜间，品泉散书场回家，

路经曹家巷，被预先伏在此处的这个人一枪打死。几天后，衙门捉住凶手，收监。其妻探监，怪他不该行凶，说品泉已老，自己仍旧是你的老婆，其人后悔得痛哭失声，晚上就用手帕将自己勒死。

少泉是生病死的，上海各报都登消息，称说：“书仙归天。”

少泉的学生有这样几个：崔莲君、夏莲生、潘莲汀、郁莲卿（拉胡琴出身，后来仍旧去拉胡琴）、何俊飞（本取名何莲君，因其父何云飞为名艺人，故不照莲字排）、王逸泉（单干艺人王似馨之父）、傅莲英等。

夏莲生的学生有：刘天韵、徐云志、夏莲生的儿子小莲。小莲是个难得的好下手，后来到硃石演出时，跟一个“杀猪板凳”女的搞上关系，不久便去世了。

（六）

石秀峰到湖州说书。夫妻二人带皮箱五六只，全是翻领时兴大衣，勿像说书的倒像湖州知县上任。场方堂倌点了蜡烛来迎接，看客不少，他共在湖州做了两个月，接的是我的下脚，我还同他碰头一天呢。

他生意很好，两个月全是客满，票都买不到。他还对我说：“下次我决不再到这里说书了！”他嫌地方小，交通不便，果然以后一直没离开过上海，连死也是死在上海的。死时大约四十二三岁。石秀峰开讲的是《金枪》、《绿牡丹》。

（七）

金义成是说《金枪》的祖师，有活杨七郎之称。一声哇呀呀，屋顶灰尘散落，梁上老鼠惊跌下来。他的学生有杨鹤鸣、钱九皋等。杨鹤鸣的学徒有石秀峰、汪云峰、钱雪峰、王灿峰、许道峰等。钱九皋的学生有沈秀富。石秀峰的学生有顾玉良、高玉山、徐玉翔等。

石秀峰一手好算盘，先要拜钱九皋为师，不知怎样后来又投在杨鹤鸣门下，钱为这事还去与杨争论过。杨的学生是峰字辈，钱的学生是秀字辈。所以他的名字叫“石秀峰”。

石秀峰每当上台，都先脱去马褂，解去腰带，给人一种说书肯卖力的感觉。他起先说两部书，一是《金枪》，一是《绿牡丹》。后来因为书短，又向吴熊祥补了《乾隆游江南》一书。这书中有一回赌铜钿的算账书，石秀峰精通算盘，很是拿手，十三档青龙算得清而且快，台下赌惯了听客很欢迎，常常哄堂大笑。

(八)

黄兆麟拜许文安为师，许开讲《三国》平说。黄兆麟的父亲黄永年说《五义图》和《绿牡丹》，也会说《水浒》。他十三门半脚色样样都好，尤其是短打手面，短打武生，如起五个和尚，五种声音分得极清。

黄兆麟长短打，手面、脚色都很好。其父永年长靠脚色不擅长，他的短打是向父亲学的，而长靠却是向何云飞学的。就是从何的《刀劈栾廷玉》学来的。他是出名的关公一把刀。

大书灌唱片，过去只有黄兆麟一人。《古城会》中“俺老张来也！”一句前无古人，绝响！他手面漂亮，脚色清爽——喉咙透得出，人称“活赵云”，名不虚传。他所以这样好，一是业师许文安的书好（住华严寺与顾眼科同居）。他的《三国》真是金精美玉，只是他没有脚色，一部《三国》全是平讲。二是父亲的“脚色”好，他书中的脚色得其父黄永年之传。

(九)

说《岳传》的程鸿飞地理很熟。许继祥常对我说，他对程佩服得极。他的书从来没有“漂”过，不少教师都爱听他的书。轮到他送客，场方常用海报特别写出：“今朝程鸿飞先生送客。”这样宣传号召力也真强，几乎没有不客满的。有一次他在上海“柴行厅”接钟家一条枪出名的钟士亮的下脚，《岳传》接《岳传》，本事不好就要“漂”。可是他仍旧日日客满，情况比钟士亮还要好。

许继祥对我说，在高宠挑华车一回书中，程鸿飞说到高宠在山坳里时，那一马一条枪的场面，给人印象很深。

(十)

韩凤翔是韩士良的叔父，黄永年的徒弟，说《七侠五义》。我十一岁时他在闾邱坊“仁园”书场开讲此书。那时我还没有学说书，但很喜爱听书，白天听李金祥，夜里听韩凤翔。当时韩三十一二岁，“躺三股”辫子，一顶小帽，马褂袍子（枣红马褂，淡水灰夹袍），上台时总在“西津桥”买包皮丝烟，手拿一只水烟筒。他手面极好，起白玉堂、欧阳春脚色很漂亮。听叶声扬说，他的手面是说小书的谢少泉教的。

(十一)

叶声扬是许春祥的徒弟，许继祥的大师兄（继祥为春祥之子）。他苏州房子很多，银行存款也充足，金钱看得过于重，从不坐车。一次我与他在汇泉楼碰着，他对我说：“今天场方小菜六七样，就是我吃不下，我只好硬吃些辣椒，强吃两碗饭下去的。”他是为了省下几个钱才这样做的，因为这样就不用再去吃点心了，可见他对钱的看重。

叶声扬自己没有儿子，领了一个歪嘴阿荣，此人难看得很，讨了一个老婆倒很漂亮。这女人与人家乱搞关系。叶声扬在世时开的一片“孔雀牌袜厂”也被他们弄光了。

(十二)

许继祥虽然浓眉大目，但极清秀。人很长很瘦，胸极薄，“衣架”极好。由于腰挺、背直的“坐相”，台下望上去三面都好看。

他的台上风度，学的是黄兆麟，而青出于蓝。他人很风趣，打麻将牌赢了时严肃，输了总是嘻嘻哈哈爱讲两句笑话。他生得腰板很薄，我有时跟他开玩笑，问他里面有没有肠子，他笑着道：“聪明的人腰板总是薄的。”不要看他台下是这个样子，可是到了台上就笔挺，架子好，有大将风度，说到某某大将败下阵来时，手中一个模拟败阵的拖枪动作（手面），好看极了，没有哪个及得上他。

(十三)

陈浩然在台上最突出的是能随机应变。

起“跑堂”有特色，喊“点菜”调子比真堂倌好听，而且夸张得不过火。脚色有创造，比如雷鸣、陈亮这种“戆大”，一般都用粗嗓，他却用细嗓，起得像小囡似的，很讨人欢喜。他起的“济公”也用小嗓。有一个时期他在常熟演出，学生上学校时，在街上都学雷鸣、陈亮，可见其影响。

他善用帽子表演“猢猻出把戏”，是绝活，一人饰两个脚色，卖艺者与猢猻靠翻帽子（红帽里起猢猻时戴），灵活、生动。可惜如陨星一般，死得很早。

(十四)

朱品泉二十四岁死，八九岁上台，十三岁便红了起来，可惜死在“穿骨瘤疽”上。

从前有这样的说法：“说书朱品泉，唱戏周凤林。”可见朱品泉的影响。朱的相貌极漂亮，徐玉泉曾见过他的。

(十五)

殷剑虹肚里才学极好，九流三教都能谈一套，善口技。在某码头上，有一位剃头师傅对我说，他的鸡叫很像，叫时气往内透，人家则往外面出。他的书在小码头上很受欢迎。

(十六)

王绶卿的才学很好，书卷气浓，没有江湖习气。上台常戴一顶小帽子，帽子上常套一只小箍，手指夹根雪茄烟，身穿花缎袍子，外罩一件马褂子，上台说书前还常跟听众敷衍几句（说书先生都是这样的，唯有蒋声翔例外，听客却对他极有感情，这是艺术问题）。

(十七)

蒋声翔说《五义图》、《绿牡丹》，说到方驹、方公爷黑夜赶路，一对双鞭搁在马上，遇到打闷棍的谈炎一伞（他的家伙是包在伞里的），方驹起马头双鞭叉住，两个绞花将谈炎的伞钳掉，露出棍子一条。两人继而再打，手面极好看，现在已经没有人会了，我曾去请教过他。蒋声翔长条个子，阿胡子，人极静，是个噤嘴。不过他的噤嘴与人不同，是噤在鼻子里的，声音倒反而很好听，不少人都喜欢学他。

(十八)

黄永年是单耀祥的徒弟。蒋声翔就是他的学生。蒋声翔的小徒弟有两个，一个是陆凤仪，一是陈云朋。陈绰号叫“混堂和尚”，是苏州胥门“升园”混堂小开。这“混堂”为当时苏州最出名的，道台、府台等都在此洗澡。陈云朋人很聪明，是说会书大王，乡谈尤好，一听就会，而且像，这是人所不及的。不过他一生生意不好，因为蒋声翔的真本事没有拿着。

陆凤仪原上海人，他倒学到了蒋声翔的一点东西。可惜三十余岁就死了。

(十九)

王无能（滑稽祖师）善放噱头。有一次我患鼻眼炎常淌水，他叫我点

些鼻眼净，我说点了它只能解决鼻疾，他立即说鼻涕跟眼泪是搭档。这种话很调皮、风趣。

（二十）

昆曲名艺人郑传鉴，小名和尚，曾拜王子和学《玉蜻蜓》。学不会，便改行进“昆曲传习所”。说书不行，唱戏倒是个角儿，不知什么原因。

（二十一）

郑发祥人称小活猴（他的父亲是有名的赛活猴），有次我看他在上海乾坤大剧场表演《闹天宫》，风格和盖老有别，不及盖老干净、清脱。

（二十二）

周凤文（原名叫夜来香）京戏唱得极好，爱说书，跟吴小松、吴小石搞得很熟。每年腊月二十二日“新舞台”封箱停演，他就在“新世界”客串说书，开的是《玉蜻蜓·问卜》，我也去听的。那时我还没有向王子和先生学说这部书，好坏也难分辨，总觉得有点外行。而且第一档书口软，上台屏住了半天开不出口。

周凤文把吴小松、吴小石介绍给薛瑶卿学京戏旦角。我十八岁那年（1912）还看见吴氏兄弟在“丹桂第一台”演出，节目很少，常演的是《打花鼓》、《荷珠配》等，以后他俩因为一直唱第三齣（中等水平），唱怨了，就不高兴再唱。交给先生两千七百元钱（因为没有满师离业）就此结束。

（二十三）

京戏前辈汪笑侬那时到上海演出，做“丹桂第一台”（现在的复州书场）。红极了，做广告也跟人家不同，玻璃窗里用电灯把名字映出来，上面写“文武状元，哲学大家汪笑侬”字样。据我所知，做广告用电灯，上海是从汪笑侬开始的。那时戏院的广告做得很多，一张叠一张，从不撕去，时间久了，贴得很厚。有的瘪三常把这贴得厚厚的“海报”揭下来，当衣当被，那时汪演出的戏码是《马前泼水》、《刀劈三关》、《佐氏献曹操》、《张松献地图》等。那时常去“丹桂第一台”唱戏的有麒麟童、欧阳予倩、查天影等。

当时京戏界有个唱大花脸的“朗得三”，由于他登台唱戏只顾自己的嗓音，不顾别的人，因此，上海凡遇到这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人，一律都

叫他“朗得三”。

(二十四)

刘鸿生第一次到上海演出《空城计》，不少著名的角儿都为他配戏。赵自然、俊卿饰老军，殷宝莲扮探子（名武生），马俊山饰司马懿。高庆奎是代刘鸿生唱《辕门斩子》而红起来的。后来，刘鸿生在“大舞台”，高庆奎在“丹桂第一台”对唱，生意做不过高庆奎而气愤致死。这一时期里，在上海演出的有：吴桂芬、繆得生、吴堃芳、陈嘉祥（小生）、杨华亭（老旦）、朗得三（大面）、刘寿丰（以刘最佳）、周五保（小花脸）、小杨月楼、常春恒、王云芳、董志杨、盖叫天等。

(二十五)

我二十岁在上海。这时汪桂芳在“天一仙”演戏。“天一仙”的老板是个“包打听”，有很大的势力，欠了汪桂芬很长时间的包银。汪有次问他讨，老板就把汪架在“天一仙”门口一个余月，桂芬从此发誓不再唱戏，后来到龙华去出家的。

我在山泉演出时，听客中有位汪桂芬的朋友，偶尔谈到他时，告诉我汪有时在龙华也唱两句戏文。

我听人家说，汪桂芬从小是摆山芋摊的，很喜欢听戏。有次偷空溜进戏台喊噪，被一艺人发现。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，于是就收他学了戏。这就像梅兰芳家里的书童姚玉英一样，因为常听梅兰芳的戏，自己也在房间里哼哼，被梅兰芳发现，教他唱戏，竟成了名。

(二十六)

常春恒有次在天蟾舞台唱戏，老板是浑号叫江北老四的顾竹轩。尽管生意很好，包银仍旧不付。常春恒又不敢向他讨，后来就自己到杭州演出，唱了一个短时期，重新来上海。在“丹桂第一台”登台。有次上汽车时，被顾竹轩派手下流氓活活打死。

(二十七)

我师兄李伯泉，心细肯用功。张福田先生杏花山在东门城外，李却说西门城外，我听了去问他，他说济南东门外是海，因此把它搬家。

(二十八)

钟士亮做上海柴行厅，从年初一说到六月底。下脚是程鸿飞，也是《岳传》，生意更好，主要是“着实”——历史、地理头头是道，而且面上有戏。

(二十九)

前辈中《珍珠塔》响档辈出，但各有特点。人们称魏钰卿的方卿是潇洒方卿，朱兼庄为读书方卿，杨月槎、杨星槎是乡下方卿，可见是各有特色。

说《白蛇传》的邹鸿翔，说书送戏法，每天小落回奉送几套，逢三六九还加送大戏法——水火戏法。

(三十)

李金祥说书的场子，设在现在的玄妙观小菜场里。他的书台是一张板桌，靠墙，桌上有一把“癞团”（蛤蟆）茶壶。七八只绿豆茶盅，供听客吃的。

听客席位长凳是排成三面，各有七八批（排）条凳。这种长凳比普通的长约三倍但比较窄。书台和长凳，书散后寄在后面道士观中的破屋里。饭后由李金祥的兄弟先去搬好，散书场后亦由其搬回。李弟是卖五香豆的。豆有软和脆两种，他不到别处去卖，就在李金祥场子里卖。

李金祥约比其弟晚到三刻钟。下午一时半来书场时，肩背大褡裢，坐定后，从褡裢里取出另找的钱和百余根小筹（像以前的小面筹那样大，听客可预约购买，每一铜元买五根，听一回付一根，合二文。）放板桌上，自己便坐在板桌后的高凳上吸吸香烟，和早来的听客瞎敷衍。待差不多时开书，开书之后，其弟蹲在书台前面地上眼观四方，接受买五香豆的人召唤（用眼睛看他一下就懂），招呼后来的听客“落座”和一回落回时收钱。

李金祥每回约说二十分钟，落回由其弟收钱。他坐定吸烟接气，待收至二分之一以上，他又开书了。这样可以节省时间，事实上如在冬日白天短，若不如此，必将影响收入，即使这样，冬天一下也说不了十回。

李金祥的场子在玄妙观中是很突出的。这么些凳子，一开场总是座无虚席，而且外面总要围一圈，有三四层听转书的人。李金祥开书时，是坐在那个白坯高凳子上的。但没有几句就要立起来。有人说他说书有本事，但“坐勿落”是个毛病。其实“拍露天”如不立起来是不行的，说书人与听客一样高，“陷”在凳子上，“面风”怎么看得见？！声音也难以送得远。当然日久天长就养成了习惯，坐下去就开不了口。后来他曾在闽邱坊巷口江北人开的老虎灶里“拍平台”（比我们的书场台略低些，这样光裕社就不